

海得拉巴 – GAC 与 ICANN 董事会的会议
201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 13:45 - 15:00（印度标准时间）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与董事会的会议，时间也有点紧张。

所以，请董事会成员到前面来，这里有足够的座位。大家请入座，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实际上，ICANN 董事会中好像有女性成员——我只是提一下。

我们可能要快速地做一个介绍，至少让你们知道出席人员的名字。

对于不熟悉的新 GAC 成员，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五秒钟内说出他/她的名字，这样大家就能彼此熟悉了。从右边的布鲁斯 (Bruce) 开始吧。

谢谢。

布鲁斯·唐金 (BRUCE TONKIN)： 布鲁斯·唐金。

贝基·布尔 (BECKY BURR)： 贝基·布尔。

谢林·沙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沙拉比。

斯蒂夫·克罗克尔 (STEVE CROCKER): 斯蒂夫·克罗克尔。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马库斯·库墨。

克里斯·迪斯佩恩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迪斯佩恩。

格兰·马尔比 (GORAN MARBY): 格兰·马尔比。

斯蒂夫·克罗克尔: 我要说明的是, 布鲁斯和贝基坐的是同一个座位。布鲁斯缺席了一天, 而贝基在同一个座位上坐了一天。

但我们会对他俩一视同仁。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也许, 其他董事会成员很快就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蒂夫·克罗克尔: 马丁 (Maarten), 你们想带头吗?

马丁·布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马丁·布特曼。

拉姆·莫汉 (RAM MOHAN): 拉姆·莫汉。

阿莎·赫拉贾尼 (ASHA HEMRAJANI): 阿莎·赫拉贾尼。

鲁斯维斯·范·德·兰 (LOUSEWIES VAN DER LAAN): 鲁斯维斯·范·德·兰。

斯蒂夫·克罗克尔: 还有一些其他人。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他们躲在那边。

斯蒂夫·克罗克尔: 隆·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阿基诺里 (Akinori)、琼 (Jonne) 和里多 (Lito)。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还有里纳利亚 (Rinalia) 和琼 (Jonne)。

斯蒂夫·克罗克尔： 哦，里纳利亚也躲在那里。

施耐德主席： 谢谢。早些时候我们分发了提案的议程草案，在这次短暂的午休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根据过去几个星期和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进行了修订。我们在半小时前与你们分享的相关信息，现在在屏幕上。我提议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董事会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对此我们表示非常感谢，因为这是董事会第一次就你们的需求向我们提出要求。

所以，我不知道董事会成员是否可以快速看一下这些问题，并简单说明一下背景。你们希望了解什么——因为我们之前看过这些问题，但我们不是很清楚你们想要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我不知道格兰或者斯蒂夫是否能解释这一点。

斯蒂夫·克罗克尔： 我希望克里斯能够讨论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你们提到时间有点紧张，所以我们可以深入讨论部分内容，另一部分简单说明即可。我们在明天上午的董事会议程上有一项决议——我不确定具体的时间，我想是星期二。星期二，好的。

这适用于双字符国家代码。上次我说错了。

所以我不想告诉你们它的具体内容，因为已经全部呈现出来。我不想进行讨论，因为它将在明天完成，到时候你们都能看见。

而在 .WEB，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我不知道人们会说什么，但并不一定有诉讼发生，但也可能会有诉讼发生。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我认为，我们首先是不对它进行评论。

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 谢谢。实际上，我指的是我们收到的发送给 GAC 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我现在没有现成的，但我记得，一个是关于过渡的，GAC 认为是我们工作所必需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与需要做什么相关的，以便.....

斯蒂夫·克罗克尔: 是的。

托马斯·施耐德: ——在该模式中提高彼此的信心和信任，等等。这是两个问题。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根据我们的讨论，我们希望把这些问题作为横向问题来思考，从而你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借鉴需要什么样的过渡，以及应怎样加强信任和信心，因为有一些元素.....

斯蒂夫·克罗克尔： 很好。

托马斯·施耐德： 是相通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是简单介绍每个问题，然后我们将进行讨论。

从第一个开始，这是相当简单明确的。我们注意到大家对 GAC 问题的回应，即 GAC 将何时收到对赫尔辛基公报中建议的答复。我们注意到，并且当然理解，在过去几个月里，你们有一些非常重要、根本和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这会花费你们很多时间。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我们向你们提出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建议，而你们并未告诉我们你们的意见是否已被接受，或者，在理想情况下，你们并未告诉我们你们实现计划的方式或你们的建议是否已被拒绝，但我们看到事情仍在进行中，但事情的进展中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我们认为这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例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双字符代码、国家代码，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建议，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已被拒绝或已被接受。明天将会做出一个决定，它可能与 GAC 的建议有关，也可能无关。

我们必须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也是按照时间顺序，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就非常有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一起履行好各自的职能。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制定出互相响应的暂定时间表。一旦因为某个原因造成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们会通知对方，但我们希望得到明确的时间表。

我们知道一切都很重要、很急迫，但我认为，与政府的沟通至少应与我们的其他事项具有同等的优先性。

因此，我只是希望告诉大家，我认为我们应想办法来改进这一点。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对此做出评论。或者，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

斯蒂夫·克罗克尔：

克里斯。

克里斯·迪斯佩恩：

我先道个歉。我们应该做出回应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我在此做出道歉。

我们会尽快回复大家。这是当务之急。

谢林·沙拉比：

是的，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托马斯，你知道，当我们有 NGPC 时，我们在那段时间的整个重点是真正地响应 GAC 的建议。

我们一直专注于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希望这次是一个例外，我们为此道歉，请接受我的道歉；我并不是说 GAC 建议不是重中之重。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谢林，不过说话要小心。如果你说 NGPC 主要关注 GAC，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会喜欢你这样说，但我自然就明白了你的观点。不开玩笑了。

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下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突然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我还认为，至少在 GAC 方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项讨论的关注点在于对理事会和 GAC 各自角色的相互理解，或者更为理想的，对各自角色、期望和合作方式形成共同的理解。我们已经见证了各种例子，其中一些列在下面。其中，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对不同部分的角色和程序以及权限或非权限、功能或非功能的不同理解。就我们这边而言，GAC 的角色是就事务、公共政策问题、法律问题、国际法以及与政府相关的国家法律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政府也有义务向公民、居民和企业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将对 GAC 做出回应，告知其是否接受了建议、如何实施或在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如何满足要求以及如何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时候，GAC 方面期望董事会可以做的事情，并不与董事会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完全一致——在董事会看来，董事会不会制定政策，但它是一个支持政策制定的组织。如果发生冲突，那么，应采取什么程序，或不应采取什么程序？

但就形式而言，根据 ICANN 章程，在我们提出建议这一点上，你们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像 SSAC 和 ALAC 以及其他方一样。我们希望你们基本接受从政策制定中获得的建议，使其与 GAC 的期望和建议相匹配，并且在组织中承担最终决策者的角色，最后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引用或者提及章程中反复出现的那个著名词语。

这是 GAC 方面的理解。当然，我们努力在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资源和他们允许的范围内，调动其他元素、部分以及赞助者。但我们的理解是，这是我们的关键渠道、正式渠道。有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期望似乎不是其他方（即建议的接收方）的期望。还有关于如何解读 GAC 建议的问题，等等。按照联合国所达成的协议，要理解 GAC 建议，应根据 GAC 对其角色之性质的理解，在具有相当一般性的公共政策层面提供公共政策咨询。——在联合国峰会上，我不会详细说明，我们应该避免技术和操作的细节。将这些问题留给私营领域。但我希望，我们对大家所关注的公共政策问题有共同的理解，然后我们——我们希望听听你们如何通过领导力以及在 ICANN 组织中的责任，来解决这些公共政策问题。

我就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也为这次讨论提供了一些见解。但我认为，听听你们的体验也是很好的。有些问题近年来不断涌现，我们也就此进行了讨论，但似乎不能获得建设性的进展，一直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们认为需要打破这些桎梏以实现发展。

谢谢。

斯蒂夫·克罗克尔：

谢谢。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阵容来深度响应你的发言。第一个就是可牺牲掉的布鲁斯·唐金。如果他搞砸了，我们会让他走人。

布鲁斯·唐金：

好的，谢谢你，斯蒂夫。我与 GAC 主席和 GAC 成员一样沮丧，我们似乎存在一些问题，始终在原地踏步，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在这些情况下，我建议，我们要回归到 ICANN 的宗旨和使命，并将其归结为原则，然后尝试重新解决问题。

所以我想在讨论 ICANN 使命背后反映了怎样的保护之前，先讨论一下双字符国名的话题。ICANN 的使命是确保互联网标识符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要确保其保护系统的安全，并且，我们会保护使用该系统的终端用户。

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在章程中做出的一项重要承诺，即在开展管理互联网标识符系统的这些活动时，需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以及适用的当地法律中的相关原则。

所以，我认为我们讨论一个话题时应在这个框架内进行。

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是字符串。有趣的是，我们对 IP 号码的讨论非常少，因为人们真的不会关心是否有另外六或七个 IP 号码，也不会关心 IP 地址中数字的顺序。但其实当我们谈论字符串时，它们具有语义意义，人们会有很多喜好，会特别喜欢指向他们的字符串。

但我认为原则上讲，不存在任何字符串的独占所有权，无论是一个字符、两个字符还是 63 个字符。我不知道有任何法律或惯例，能授予任何人在全球范围内访问一组字符的独享权利。

目前法律中存在为特定目的对嵌入的字符串的保护。例如，“红十字”是一个字符串。有一项与之相关的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关于使用“红十字”这一术语的保护，特别是在战争等情况下。该国际条约被纳入国际法，据此，ICANN 可以判断并接受哪些保护是适当的——我们应如何遵守相关国家法律。

为了给出特定国家代码和使用案例，另一个一般原则就是，字符串或字符越短，其使用越多。所以，一个字符比两个字符的使用更多，而两个字符比三个字符的使用更多。如果是一个 63 个字符的词，它的使用次数会更少。所以，当我们谈论双

字符时，人们会更加敏感，因为它适用于许多情况。我会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听说——看看 NG 这个代表尼日利亚的国家代码，NG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当然，是在亚洲和澳大拉西亚。事实上，如果大家访问 ng.com.au 网站，大家会在网站上看到，它是我们的姓氏，我们欢迎姓氏相同的人相互联系，我相信，这个数量将有数百万。

所以他们——如果你们的名字是——Ng，我相信，你们觉得你们拥有这个名字，但有很多其他人也叫 Ng，所以这个名字不具有排他性。

我认为，这就是我想澄清的原则。我们正在研究标识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遵守国家法律。没有任何字符串具有独占访问性，但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所做的就是避免混淆。所以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被误导，认为特定的网站可用于网络钓鱼攻击。我会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有一个名为 VISA (V-I-S-A) 的新的顶级域字符串，它是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的名称。

现在，这个术语——字符串 VISA 在访问不同国家的旅行证件上也具有意义。显然，如果你们有一个字符串是 ng.visa，而该网站的目的被设置为收集凭据或个人信息，人们就有可能误以为这是个政府的官方网站，他们进入 ng.visa，并输入个人信

息——是我们想要避免的问题，因为这显然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字符串的使用安全并避免混淆，但同时，像 `ng.com.au` 这样的字符串，在谈到姓氏为 Ng 的人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些问题时，只是从原则开始，然后向其他方面延伸。

斯蒂夫·克罗克尔：

谢谢你，布鲁斯。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层次——要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但让我——让我叫马库斯来回答，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马库斯·库墨：

是的，谢谢。昨天我们在 BGRI 与 GAC 的会议上探讨了有关这个话题的部分内容。我们的一个结论是，我们有时不会说同样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了解我们的意思实际上是很重要的。BGRI 一直在努力，为的是更好地了解 GAC 建议意味着什么，而在实际层面，我们召开了董事会和 GAC 第一次电话会议，试图找到答案。但是，我们昨天得出结论——还有改进的空间。我想表达两点。我们在进行电话会议时不要谈论实质性内容，我们应该聚焦问题：这话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如果董事会在电话会议之前提出电话会议希望讨论的问题，这将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同意在本次会议后再次召开电话会议，然后希望我们能及时提供建议——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提前对 GAC 建议做出回应。

斯蒂夫·克罗克尔：

托马斯，我听了你的问题，你强调，GAC 和董事会之间应建立正式的联系。我想知道，如果你们也包括在内，那么建议提交至董事会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建议，董事会应该在一个会议上做出决定，然后反馈给你们，而不是直接向组织中的所有人或相关支持组织或咨询董事会公开。

董事会认为，虽然我们拥有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人，但我们在某个主题方面并不是专家。如果我们以这种模式运作，就董事会成立的根本目的，即追索过程，将不复存在。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你，斯蒂夫。

我认为我们——我们显然没有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根据我的理解——从我方来看，你们只需要和我们探讨我们提出的建议，因为这是我们的章程中就规定的。

当然，一切沟通不仅受欢迎，同时也会改善结果，正如你所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给你们的所有文件上，承诺在早期阶段，尽早与每个人接触。当然，我们假设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

例如，我们感谢来自 GNSO 几次会议的论文，以及他们对 GAC 建议的回应，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阅读、理解或反应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是公共政策。我们了解到他们是怎样考虑的——考虑如何实施，考虑如何做出贡献。

最终，每一次沟通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当然，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不能在每天 24 小时里有 800 万人同时与 800 万人聊天，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渠道，但这个绝对不是——它更像是一个请求，希望了解你们怎样看待在 ICANN 章程中的整个沟通渠道中的这个特定渠道，但显然不是说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渠道——或者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渠道。

不是的。只是想非常非常地清楚阐明这一点。

斯蒂夫·克罗克尔：

让我打电话给谢林，也许我会回来。

谢林·沙拉比：

谢谢，斯蒂夫。所以，托马斯，这完全是我们董事会的责任，也就是对 GAC 的建议做出回应。正如你们所知，只要建议不违反现行政策——例如，来自 GNSO——更容易迅速回应。

我们也不想董事会中创建我们自己的政策。因此，当情况发生时，当我们收到与 PDP 或其他内容不一致的建议时，我们的责任是：a) 与大家沟通清楚，同时这也是我们开展尽职调查和了解差距的原因。这需要一段时间。当董事会发现自己夹在中间时，这并不容易。

因此，我们实际上不想处于一个改变政策的位置，但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建议，开展尽职调查，再回到问题上来。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馈给你们。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认为我们完全同意。

问题是，当然，正如你们所说，这件事需要时间。然而，当我们意识到，你们甚至没有时间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回应，更不要说被拒绝，然后进入程序来寻找折中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承认，与 GAC 讨论和交流需要时间。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更需要时间。

但我也许可以请一两位 GAC 成员来发表意见。不应该只有我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看到伊朗代表，然后是尼日利亚代表——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谢谢。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

你们提到一个实际案例，然后，GAC 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在那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个 PDP 可能和建议不一致，或者说，该建议可能和 PDP 不一致。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一种方式是——也许其他 GAC 成员不同意我的意见，但这是我的观点——GAC 应该从一开始就参与到 PDP 的制定中，提供想法、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这样，在 PDP 制定后，就可以开始第一次公开征集意见，并将它包含其中，如果开始了第二次公开征集意见，也将它包含其中。这样会减少这个问题的发生。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遇到的情况。IGO 和 PDP。我们从 NGSO 的两个副主席那里了解到，除非证明我们的 PDP 是错误的，否则，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 PDP。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什么？

他说有一个机制可触发对 PDP 的修订或审查。谁应该启动这种机制？他们说只有 GAC 或董事会证明我们的 PDP 是错误的時候才可以。这是一个适当的行动方针吗？或者说，对于这个特别的问题，你们必须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看看是否可行。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行动，你们去证明他们错了或是我们错了。我认为这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想想可行的方案。而且，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是我们的观点，也是伊朗代表的观点，你们在三方会议上与 GAC 和 GNSO 共同努力，并设法在我们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未来 GAC 应该越来越多地参与 PDP 的准备和制定中，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会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但是，当我们被困在这样的境地时，我们有两年时间在等待 IGO，以及与政府、国际电信联盟以及董事会等召开的每次会议，[音频不清晰]，或与塔里克 (Tarek) 的会面。但每个人都说 IGO、IGO、IGO。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某个方案。至少没有冲突。

我们从 GNSO 同事那里看到了有点激进的立场，这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我们不想要任何冲突。我们想要解决方案。这一次，由董事会以三方的方式召集——不是作为法官召集，而是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促进者召集。

谢谢。

布鲁斯·唐金：

非常感谢你们的建议。

事实上，我们刚刚收到了 GNSO 董事会同样的建议。这些是一致的。他们表示，他们希望举行有建设性的会议，从而在 GAC

和 GNSO 之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他们当然会要求董事会支持这种类型活动的设置和安排。

因此，GNSO 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是个好消息。

谢林·沙拉比： 卡瓦斯 (Kavouss)，对于你们提到的两点意见，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就是你们提到的协作方法。这是正确的方法。可惜这件事都已经拖这么久了。但我们会一起研究。我认为，正如布鲁斯所说，GNSO 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因此，我认为，我们会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进行三方安排。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在我把发言权交给尼日利亚代表前，我还要加一句。我再说一次，每个人都同意，GAC 的早期参与是有用的。但这只有在工作负载可以消化时才有效。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讨论上，GNSO 的主席詹姆斯 (James) 告诉我，GNSO 的某些部分甚至承担不了这个工作量。不仅是他们有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其他问题，他们也必须处理其他问题。所以，包容性也就意味

着让人们有机会参与，而不只是说邀请每个人，而实际上应使其真正参与进来，或有时间参与进来。

GAC 的愿望就是参与其中。但我们的资源和其他人的资源一样，是有限的。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

尼日利亚代表，请发言。

尼日利亚代表：

非常感谢。我完全同意我的伊朗代表同事所说的。

我只想补充一点，现在的 .NG 正在使用，在任何地方，只要你们看到 .NG，你们就知道它是代表尼日利亚。所以，我们只是想说，它应该在第一和第二级留给我们。同时，在它可以使用之前，我们认为应该先联系我们，然后才能将它授权给任何其他人或国家。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所以请注意。我想我们将用几分钟内单独谈论双字符代码的问题。

英国代表，你们想说点什么，马克。

英国代表：

是的。谢谢你，托马斯。欢迎来到董事会，欢迎在座的每一个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转向更多的横向工作，使我们摆脱孤立的状态——你们知道，GAC 在政策制定发生后会进行后期干预，我们现在正在转变模式，使 GAC 可以在政策制定的早期阶段与 GNSO 合作。

因此，展望未来，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将消除这种脱节的情况，并改善 ICANN 内部功能无法发挥的情况，使 GAC 建议不一致时 GNSO 也能够稳定发展，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中。

但目前的情况，大家已经获得了 GAC 建议，并与 GNSO 政策制定成果脱节。我们真的希望董事会能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联合讨论、三方讨论——我们已经与 GAC、GNSO 和董事会代表召开了电话会议，就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和红色水晶问题的案例进行了相关讨论。这确实发生了，非常好。它实现了共同的理解。但是，当存在协调方面的根本问题时，我们希望董事会能加以解决。这是董事会的一个完全合法的功能，它通过提供方向和指导来解决这种问题。

谢谢。

布鲁斯·唐金：

是的，马克，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再次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帮助举行相应的研讨会，并适当地加以促

进。其中一件事就是确保主题的框架正确。并且，托马斯，鉴于你的观点，还有一份几个星期前的会议简报，相对较短，不到 100 页，其中几页明确规定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属于 ICANN 的工作范围内，并阐明了问题的界限、双方的立场，这有助于促进讨论的进行。

我想小心一点为好，因为董事会没有看到它在努力做出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帮忙安排时间并促进讨论，确保讨论集中于内部的内容，也就是 ICANN 的使命，你们知道的。

施耐德主席：

谢谢。

看看时间，我认为现在是时候继续进行了。我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尚无定论的讨论，当然，BGRI、董事会、GAC 工作组也正在继续处理建议。我们也期待看到你们对建议进行登记，使大家可以更系统地处理建议，并跟踪建议的处理。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元素，它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你们可以再次部署这个工具。也许你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而不是到后来才更新。

我们已经开始或听到了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关于双字符代码问题中的一些要素。正如我此前所说，这只是我们在 2014 年于洛杉矶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中的一个要素，所以，这实际上已经有两年时间了。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很难理解的是，如果我们提出的建议未得到响应，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否被接受，也不知道它将如何被实施或拒绝。我们明白，要就此

做出一个决定——要理解这个过程的逻辑，对于我们来说是有
点困难。

但我可以让一两个 GAC 成员发言，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不
同的想法，而不只是我本人的感觉。

我看到了西班牙代表、伊朗代表和欧盟董事会代表。

非常感谢。

西班牙代表，请到下一个麦克风发言。谢谢。

西班牙代表：

谢谢你，主席。

我只想简短地说一下。我在公开征集意见环节中提到了为降低
混淆的风险而采取建议，即董事会应该将 GAC 建议的
评估与风险减控标准的评估同步，以避免董事会在处理 GAC
建议之前对拟议的措施做出决定。

我不知道董事会是否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要
做的决议的内容。但不管怎样，在同一天决定两件事，在时机
上并不是很好。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框架中，其中，章程中加入了
第 12 条关于 GAC 建议的内容。我认为，虽然 GAC 对这个问题的
建议是在新章程颁布之前，但新的章程仍适用于对 GAC 建
议的决定。因此，关于 [音频不清晰] 的要求，你们需要阅读

GAC 建议，以防你们可能会拒绝它。而你们必须给出理由，而且他们还需要提供真诚的建议，这样就可以在你们不接受这个建议的情况下提出申请。

最后，我想说，我在互联网上快速搜索名字 .NG、.COM、.AU，它恰巧属于一家名为 Fung Shin [音译] PTY Limited 的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澳大利亚。

.COM、.AU 是澳大利亚商业实体的二级域名。

在该公司的名称中没有看到任何“N”或“G”。Fan Shin PTI [音译] Limited.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然后是欧盟董事会代表。

请长话短说，不然我们就完不成所有的问题。虽然最后一个问题比较短。所以别担心。

但是，请尽量长话短说。

伊朗代表，请长话短说。

伊朗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

正如布鲁斯所说，就像光谱和轨道位置，两个字母或三个字母，没有任何人拥有永久的所有权。但是，应该有某种方式，

使人们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不想采用的反对意见，可能并不实用。我们应该按照我们指定的方式来实施。

一些国家并没有问题。公告即将发出。就算是这样，也不需要 60 天。这些都没有问题，其国家代码名称在第二级使用。现在看来还挺好。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他们说他们可能同意，但他们需要具体的协议。如果你们在决议中指出，为了允许在第二级授权或使用国家代码，他们应该与那些国家谈判，并与那些国家达成具体或明确的协议，我相信，人们是会符合逻辑的，没人需要——我们应该阻止任何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但我们不想有这个默认协议的问题。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问题，错过了这个 60 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充分的回复，这将导致协议的产生，他们不喜欢这样。

所以，请接受这个明确的协议，并把它放在某个地方。这应该没有坏处。它在许多其他宪法、惯例等地方都有使用，比如在频谱中。轨道也是一样。我们有隐性协议；我们也有明确协议。

谢谢。

斯蒂夫·克罗克尔：

赛勒斯 (Cyrus) 在这里吗？

斯蒂夫·克罗克尔： 明白了。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确定，对于我们举行的会议，应该在什么时候发布决议。董事会能提前获得吗，这样我们就可以阅读了。

现场有董事会的工作人员吗？

赛勒斯在那里，但这合法吗？

我们是否公布了明天的决议？

议程呢？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丽莎 (Lisa) 说，他们几乎在董事会通过后就立即发布了。

斯蒂夫·克罗克尔： 但以前没有吗？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没有。

斯蒂夫·克罗克尔： 这很有趣。

我们会谈论这一点——欧盟代表，我们将再次谈论这一点。

赛勒斯，你想就其他方面做出回应吗？

赛勒斯·纳马兹 (CYRUS NAMAZI)：谢谢你，斯蒂夫。感谢尊敬的各位 GAC 同事。

我们一直收到 GAC 关于这一方面的建议，因为托马斯，你提到，洛杉矶会议距今已经有两年时间了。我们相信，董事会实际上接受了关于这一方面的所有建议。在工作人员方面，我们实际上遵守了执行建议——遵守了董事会向工作人员发出的指示。

我们从 GAC 收到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所有建议，主要集中在流程改进上，而这些都是我们实际追求和实施的。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认为我们必须将它暂时搁置。

我认为 GAC 的建议是相当清楚的。我们当然会在必要时做出回应，无论决议如何。

卡瓦斯，这个话题再给你一分钟。谢谢。

伊朗代表：

就一分钟。

在 GAC 56 中，我们改变了这一建议。现在我们将国家分为两类。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两年前的决定，因为那是一种误解，是明示和默示的协议。因此，亲爱的纳马兹，我们需要考虑我们最新的 56 号建议。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嗯，我不确定它是否已经改变。它只是更清楚地阐明了一些人愿意公布的东西；其他人至少要有一个通知。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决定如何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们可以参考早期的建议。

所以，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我们在早期的各个阶段，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认为，根据布鲁斯提出的意见，我们可能不必花太多时间在 IGO 上，也就是 IGO 保护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有一些问题——关于已经做出并澄清的声明。对于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做出的断言或指责，我们希望以后尽量不要发生，我们可以期待并尝试在所有人都接受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让每个人都签署，这是透明的，每个人都知道谁在其中，谁不在其中，人们有机会参与，游戏的规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清楚的，并分享给每一个人。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所有的讨论的捷径，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许我可以请一两位其他 GAC 成员发言，再次补充这次讨论，是的，让我们了解，在我们推进 IGO 保护这方面，什么是重要因素。

或者，大家是否认为我的总结方式——对于这个持续一年的问题，大家是否感到厌烦，所以不想补充了？

好的。现在请——瑞士代表跃跃欲试。谢谢。

瑞士代表： 谢谢。谢谢主席。

大家好像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对此很满意。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十分迅速的时间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保证，无论如何都要达成妥协，这需要通过相应的过程忠实地履行，而我们也许从 GAC 方面无从知晓。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董事会对此问题有任何回应吗？

斯蒂夫·克罗克尔： 没有。明白了。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这里的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评论吗？

因此，我们同意，我们将努力做到前瞻性。我们试图以解决方案为导向，考虑所有正式程序，但我们同时会考虑解决方案，而不仅仅考虑程序。但程序必须要清楚，他们应该是透明的，并被所有人接受。我们希望能很快得出一个解决方案。

好的。谢谢。

下一个话题是相似的，但有些不一样。这与红十字会相关，正如之前说过的，它有着不同的法律基础。但保护背后的意图是一样的。它旨在防止通过欺诈行为对这些名称和首字母缩略词滥用。英国代表举手了。马克，请继续。

英国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我和布鲁斯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这是布鲁斯在早期阶段描述的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10 月 27 日，我与 GAC、董事会和 GNSO 参加了一次电话会议，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这是一个与 IGO 不同的问题，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考虑到保护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识符的法律基础。

所以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在经历了 GAC 方面的一段时间挫折后，我感到非常鼓舞，我觉得有希望推进紧张，并解决建立永久保护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董事会在本次会议上应该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而采取行动，接下来——在我们已经存在的共同理解的基础

上行动。或许我会建议董事会告知 GNSO 董事会，如果你们愿意，就对政策的 PD 进行修改，GNSO 政策现在应该已经制定了。

这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基于三方之间的共同理解，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我对此建议表示感谢。

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英国代表，董事会方面有任何反应吗？

基于我们收到的信号，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对于你们在电话会议上传给我们的信号，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布鲁斯·唐金：

马克，我认为我们可以接受你的建议。董事会会议在明天举行，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我们在董事会会议上可以进行一些讨论。但我认为，你们建议的原则是至少能够注意到，大家对这一方面的法律有什么共同的理解，并确保 GNSO 政策能考虑到该法律。

要知道，我认为这个概念听起来是可行的。我不知道我们明天是否会有机会以决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对于这个与红十字会相关的问题以及其名称的保护，特别是对国家级红十字会名称的保护，这些国家与 IGO 的相关问题没有直接联系。我将真诚地督促董事会迅速采取行动，因为这将真正地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可以将这个信号提供给社群，为 IGO 的讨论创造良好的氛围。

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克里斯。

克里斯·迪斯佩恩： 谢谢你，托马斯。

我担心我们可能不会相互理解，但我希望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布鲁斯的反应——我认为就是布鲁斯——对卡瓦斯的干预，我们基本是同意的——卡瓦斯，我想向你解释的是，各方聚集在一起这个概念是一个明智的好主意，但这并不表明 IGO 缩略语会发生变化。

让我来说明以下情况，以便进行讨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提案是由——我讨厌这个词，但我们还是要使用它——是由小组提出的，我们希望可以了解 GAC 对你们公报的意见。

同时，在 GNSO 中，他们正在完成关于处理权利的政策制定流程，我们显然期望他们能完成这个流程。

董事会——在几个星期前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董事会并未邀请你们其中一些人参会，这是 GNSO 和 GAC 的明确指示。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董事会被要求采取行动，且董事会同意采取该等行动，并在此基础上等待 GNSO 的 PDP 结果以及 GAC 对该小组提案的意见或建议。

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次会议之前与 GNSO 进行了简单会面，并向 GNSO 表示，如果他们的团队，即对 PDP 有相关意见的团队，与 IGO 和 GAC 或者相关个人交换有关该等提案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 GNSO PDP 中出现的提案，以及与小组提案中的纠正权标题下的内容之间的任何差异，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我认为这体现了我们的态度。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流程完成后，在必要情况下，董事会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虽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完全理解克里斯的意思后，我谨请董事会对我就红十字会国家级协会名称的建议做出回应——这些建议是独立于纠正权保护的。

谢谢。

克里斯·迪斯佩恩：

我认为最好是在建议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正如你们之前提到的，斯蒂夫。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要实施到位。

斯蒂夫·克罗克尔：

简言之，我认为，你们希望我们现在做出回应。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听到你们是这样说的。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我们会注意的。继续下一个话题吧。

伊朗代表。请长话短说。

如果——关于促进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是——我相信，如果董事会可以以任何方式帮忙，那没问题。

我做的是——我说的其实是，我认为 [音频不清晰] 是不同的，正在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意味着董事会在做出决定。

为方便起见，我们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但在采取行动方面，我们将等待这些进程的完成。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董事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工作的完成。但是，在任何促进过程结束时，都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有有人做出决定。也许我们都必须回到章程上来，但我认为，董事会有权接受或拒绝 SO 提出的意见和 / 或接受或拒绝 AC 提出的建议。

如果发生冲突，理想的情况就是，通过促进解决该等冲突。如果不是，那么，董事会将有一些责任和权力。至少这是我对章程的见解。

但同样，我们回到了刚开始对我们的角色的相互理解这一问题上。

我看到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和 ICANN 总裁马跃然 (Goran Marby) 先生在举手，我很荣幸能请他发言。

马跃然： 你是不是每次都要把我的头衔全部说一遍？

托马斯·施耐德： 实际上这是我的第一次，而且我必须要做一次。我以后不会了，但必须要做一次。

马跃然： 你们必须知道，这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这是另一种方式。这很重要。

[笑声]

我看到誊写文稿上说我是牙医，管他的。

[笑声]

在谈到促进时，董事会可以指示我促进任何讨论。我会与董事会一起考虑，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指示我就一个问题促进双方的沟通。

但正如之前所指出的，指示或参与决策过程既不是董事会的职能，也不是组织的职能。

谢谢。

斯蒂夫·克罗克尔： 有一个已经解决或至少讨论了几次的评论就是：如果董事会没有决议和具体成效，但每个人都期待董事会做出决定，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在这个模式中隐含的是，我们有一个二元选择。可以选这一项，也可以选另一项。我们会确定胜出的一方和失败的一方。这不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健全系统。我们可以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强烈建议，要寻找更有建设性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不会那么不堪一击，而通常会更有用，试图找到一种方式使各方聚集在一起，找到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深入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将其分离开来，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办法来重塑问题，并且以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都理解的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我确实理解，尝试把事情提交给董事会，并说“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尽力了”，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们必须做出决定。

我们不会经常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你们会说，天哪，这个系统已经崩溃了，我们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重新启用社群的权力——授权社群的权力，并说，抛弃董事会，以其他某种方式获得董事会的控制权。

所以，就“我们自己”而言，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而不仅仅是董事会——直接对抗的结果就是，将会有一大批投入了大量工作的人，发现自己对答案不满意——一般说来，这不是我们继续此项工作的最好办法。

所以我更喜欢我们早些时候关于早期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讨论。托马斯，我也很感谢你的评论——你谈到了工作负担，谈到了

工作的步调，谈到了这些元素是否能很好地相互协调。这是明智的讨论。

当然，在过渡后的时期，有一个看似接地气但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设法分配资源和设置工作步调，这样，我们都能以一种明智、舒适的方式进行操作。我们都处于过载模式，连续几年都是全年无休的连轴转。这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对于董事会来说是也是不可持续的。但对于志愿者社群中的员工和其他每个人来说.....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但这是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你，斯蒂夫。我认为你们创建并打开与 GAC 之间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更喜欢可持续和被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快速解决方案。因此，这是对董事会的想法和承诺的完全支持，它能继续促进流程，直到出现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而刚刚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决定已经做出，或者，即使没有做出决定，也已通过其他渠道成为了事实，基本使解析过程无用。或者，你们会——我们会强烈支持，但我们会说，在寻找渠道以采取解决方案或决策或促使采取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中，对于你们因此承受的压力，我们表示期望和支持。

因此——但我认为我们会完全支持——用一定的时间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不知道，瑞士代表，你的笔……好的。

我想我们应该继续。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但其他的都相当短。最后一个需要不到一分钟，所以对于 6 号，我们有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问题基本上总结了关于参与性、包容性、多样性、如何在所有赞助者中实现多样性的几个项目。它与第二阶段的工作相关。它与我们的所谓欠缺服务区域之工作组的工作相关。基本上，这是对董事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们将如何设法确保机构的积极参与或鼓励并促进机构的积极参与，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在所有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工作。还需要做什么来实现这一点？

因此，或许可以对大家将如何在 ICANN 的所有流程中促进多样性这一方面，快速做出响应。

斯蒂夫·克罗克尔：

有些是在第二工作阶段，对吧？

谢林·沙拉比：

林纳利亚 (Rinalia) 想要——你想对此发表评论吗？

林纳利亚·阿布道尔·拉希姆 (RINALIA ABDUL RAHIM): 谢谢你, 谢林。

董事会一直在支持 ICANN 参与和多样性的加强, 并将继续保持支持。我们的期望是, 这将会使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

目前, 一些针对外展、参与和能力建设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政府参与、终端用户参与、商业/行业参与等方面的举措已经到位。

它是否能有效地吸引来自所有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仍有待观察, 我们需要参考相关数据。

我最后一次看到政策工作组参与的相关数据是通过 ATRT2 PDP 研究。这项研究已于 2013 年完成。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收集更多的数据。

至于董事会是否满意目前的状况, 我认为我们不满意, 除非有证据证明强有力的政策参与以及平衡的利益出现。

谢谢。

阿根廷代表:

谢谢。感谢董事会今天下午加入我们。我是阿根廷代表奥尔加·卡瓦利 (OLGA CAVALLI)。林纳利亚, 感谢你的意见。我没有数据, 但我在 ICANN 已经十年了, 我看到的仍然是在政策制定中参与方面和相关涉及方面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有一个差距要解决，我认为，GAC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每个国家的 GAC 代表与社群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涉及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部委和政府部门，要更多地参与 ICANN。

这就是 GAC 可以与董事会和 ICANN 其他部门通过相互合作改进的事情。

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来自非洲联盟董事会的莎莉 (Sally)、爱丽丝 (Alice)，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们举手了，所以请你们发言。

非洲联盟董事会代表：

感谢主席，感谢董事会，感谢林纳利亚，谢谢你们的意见。

我承认，GAC 有一个工作组专门研究这一挑战，也就是欠缺服务之工作组，或是欠缺服务区域之工作组。昨天举行了第一届会议，专门讨论亚太成员的能力建设，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们开始探讨一些原因，以及我们在欠缺服务的区域（特别是政府）的参与方面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们还积极与政府参与团队、塔里克 (Tarek) 及其团队以及政府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了一份工作计划。并且，我们希望 ICANN 董事会能实际投入资源。当我提到“资源”时，不一定是指差旅补助。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具可持续的

方法，以应对这些挑战。其中一个可能是 ICANN 与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例如，万国邮政联盟、国际互联网协会，以及你们知道的国际电信联盟，在实施一些活动方面，确保我们在这一领域实现多样性，实现有意义的互联网治理的参与，特别是在 ICANN 中。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 HIT 会议，我们将在会上与 ICANN 社群更广泛地探讨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将回来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施耐德主席：

行。

布鲁斯·唐金：

我只是想再说一点，或者为你们提出一个建议。奥尔加，你们提到了 GAC 代表的作用，我认为政府内部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你们这些国家的内部私营领域的知识成员有所帮助，因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商业用户和非商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我意识到，你们不能控制它。但至少在每个国家的内部提高认识——或者在其中一些区域，也是很好的。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法国代表要发言。我们需要继续进行，最后每个问题有 30 秒钟的时间。

我们必须结束了。所以，法国代表，这是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法国代表：

我要讲法语。

我想听听董事会对第二工作阶段中包含的多样性有什么意见。在提到多样性时，每个人都说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向前迈进。CCWG 的分组已经开始，他们讨论了建立一个结构，一个长期结构，以推进多样性的主题。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许多人对此很感兴趣，并希望能有更多的代表性。

我想听听董事会对这些结构的看法。

非常感谢。

阿莎·赫拉贾尼：

这是来自 ICANN 董事会的阿莎·赫拉贾尼。

感谢来自法国的 GAC 代表。当我昨天参加爱丽丝·蒙拉 (Alice Munyua) 在亚太 GAC 国家和欠缺服务区域之工作组会议上，

我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需要更多地参与第二工作阶段，即使工作已经开始。其中包括十个分小组。人们仍然有机会报名成为参与者和观察员。我也想回应布鲁斯刚才所说的，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多样性，我们就需要社群的支持。因此，如果 GAC 代表可以鼓励并提名企业、ISP（如布鲁斯所说）、知识产权律师、来自 ICANN 社群所有部门的人员参与 ICANN，这将是卓有成效的。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鲁斯维斯。

鲁斯维斯·范·德·兰：

非常感谢这些问题。

我与董事会在多样性的主题方面进行合作，此外，必须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分小组，我们有更多的参与者，因为这个小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可能会得到整个区域的支持。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我们将无法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中继续取得进展。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

也许我会问奥尔加第 7 个问题，问马克第 8 个问题，其中一个
是信息请求，另一个是我们提供的一条信息。

所以，奥尔加，也许你能快速解释我们关于 .WEB 的问题。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主席。

在过去几周里，我们收到了几个有关 .WEB 拍卖流程和结果的
新闻和通讯稿。关于一些资料的来源，这个问题似乎缺乏透明
度和问责制。因此，为清楚起见，并了解整个情况，应该从董
事会获得一些意见。

谢谢。

斯蒂夫·克罗克尔：

我会——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意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
大量的文档。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的、仔细的过程。今天——
今天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对于这个星期，我的理解是，章程组
织正在考虑章程小组拟定的章程草案，如果它被接受，这将导
致拍卖收益跨社群工作组的创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成立这
样一个小组。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阐述。

所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根据可用资金的数量，我们对这些资金做出了特别的表示或文件记录。它们是分开管理的，并有明确的报告。所以我实际上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这个特殊情况正在讨论中。我们正尝试找出事实，了解发生了什么，确定事情是否都是根据规则适当处理的。我们很难找到正确的信息。也许我们可以跟进这个电子——这只是想获得有关具体情况的信息。我们从前面了解到，你们现在不想对此发表评论。

斯蒂夫·克罗克尔：

现在我明白了。

施耐德主席：

但我们正在寻找事实，以了解正在发生的特殊情况——

斯蒂夫·克罗克尔：

为清楚起见，我们正在谈论有关 .WEB 拍卖的问题，我们都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涉及到大量资金。

这就是争议所在。还有——一切正在进行中——各方都参与其中，他们正在做处理各项工作。我们不会对此发表评论。

我们已经研究了资金去向机制，以及其报告方式，等等。和其他东西一样，这些资金就在我们的账本上。而且——但是，它

和制定出拍卖流程的过程——我的意思是，拍卖收益的处置是一方面，.WEB 事项的解决是另一方面，两者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快。我不想把赌注放在上面。但这些都都在报告中体现。每一个都需要繁重的工作。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明白了。

这个消息的目的是为了通知我们。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后，马克，请长话短说，然后会议必须结束了。

谢谢你，马克。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托马斯。欧洲董事会在本轮中关于基于社群的新 gTLD 申请的报告，现已公布。它是对申请人经历的问题的深入分析。它将被提交给后续程序 PDP 工作组和 CCT 审查。

GAC 将审查本报告中的建议，以纠正后续程序中与本轮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可能在下次会议上，根据这些意见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所以，这是与这份报告相关的警告信息。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分析。请看看。我有一些备份——硬拷贝。我们可以提供链接。

斯蒂夫·克罗克尔：

我们希望看一下。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抱歉，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会议。

只有一件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你们举行相关电话会议？多少周后？在确定之前我不能让你们走。两周、三周、还是四周？还是四个月或五个月？

两周、三周、还是四周？

克里斯·迪斯佩恩：

两、三、四。我没有描述“四”这个词后面的单位。两周、三周、四周。

施耐德主席：

不超过四周，可以吗？

克里斯·迪斯佩恩：

没问题。

施耐德主席：

好的。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